

李霁野文集

补遗

【下卷】

上海鲁迅纪念馆编

Lijiye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李零野文集

补遗

【下卷】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霁野文集补遗:全2册/李霁野著. —上海: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3
ISBN 978-7-5520-0285-0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6572 号

李霁野文集补遗(全二册)

编 者: 上海鲁迅纪念馆

责任编辑: 施恬逸

封面设计: 李 荣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照 排: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上海颀辉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 34

插 页: 4

字 数: 76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0285-0/I·083

定价: 128.00 元(上下卷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编委会名单

主 编：王锡荣

副 主 编：邱作健

编 委（按姓氏笔画序）：

王锡荣 王建华 王晓东 王鲁燕 乐 融

乔丽华 李 浩 吴美华 邱作健 施晓燕

秦海琦 蒋雅萍 缪君奇

特约编委：李方平 李方仲

责任编委：李 浩

封面设计：李 荣

说 明

2004年，李霁野诞辰百年纪念之际，上海鲁迅纪念馆在李霁野家属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下，编辑出版了《李霁野文集》九卷，该文集基本涵盖了李霁野一生中的各类作品。

最近几年来，李霁野家属通过各种努力，又搜集了一批比较重要的作品和译著，并进行了整理。其中，包括李霁野的自传，叙事诗《海河岸上人家》和《史湾赵平》，及译著《上古的人》、《文学与革命》、《卫国英雄故事集》、《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》和《山灵湖》等。

经过协商，这些作品和译著现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学术编辑委员会编定为《李霁野文集补遗》两卷，并由上海鲁迅纪念馆资助出版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李霁野家属对文集补遗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！同时，我们尽可能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，书中的译名虽有与现今通行的不相同处，但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，故未作统一和规范。

上海鲁迅纪念馆

2013年1月8日

目 录

说明

卫国英雄故事集(短篇小说集)

目睹记	班菲罗夫 著	(3)
一 西洛夫少校		(3)
二 婴孩陶尼		(12)
三 政治委员列夫琴科		(19)
四 义高尔·亚尔契夫		(26)
五 伊克特里纳之被杀		(36)
六 荒野中的人		(43)
七 人生		(49)
乌克兰木屋里发生的事	瓦希列夫斯卡雅 著	(57)
母亲	库尔干诺夫 著	(72)
作战的前夜	道甫仁科 著	(80)
死后	高尔巴托夫 著	(95)
西纽恒中尉	科罗波娃 著	(100)

查佛龙科夫上尉..... 科谢甫尼科夫 著 (108)

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(中篇小说)

..... (苏)维·涅克拉索夫 著

第一部..... (135)

第二部..... (263)

后记..... (443)

山灵湖(短篇小说集)

米霞..... 高尔基 作 (447)

丹柯..... 门希科夫 作 (458)

飞行..... 卡达耶夫 作 (470)

牧童..... 蒲斯托夫斯基 作 (486)

山灵湖..... 叶夫理莫夫 作 (492)

访故里..... 克鲁辛斯基 作 (512)

无指的白手套..... 伊尔科夫 作 (522)

潘特犹恒和潘特里叶夫..... 波列伏依 作 (533)

烛..... 西蒙诺夫 作 (553)

女伶..... 爱伦堡 作 (559)

友谊..... 普里须文 作 (566)

卫国英雄故事集

目 睹 记

班菲罗夫 著

一 西洛夫少校

—

人家都说西洛夫少校是一个异常勇敢的人——不过光凭勇敢，你在近代战争中还不能有什么大成就。他也是一个好用思想，有健全的军事评判力，并能独辟门径的人。关于他，人们还传说过其他的事：说他一再深入德军后方，炸毁了他们的火药库，消灭了他们的参谋部。还有流言传说他“走遍了世界”，在西班牙、撒哈拉和中国都作过战。还有其他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流传着。人们在前线不光打仗，也编造传说呢。

团政治委员列夫琴科要和我们一阵去西洛夫的避弹所。他年约二十八岁，或者还小一点，他的年青的脸面和引人欢喜的微笑，使他有时在外表上看来像是一个孩子。四年前他从农学院毕业，最近他还在乌克兰一处大的国营农场上作高级

农艺师。

前线的战壕相离不过二三公里，但是这段路却是很危险的。

“德国人从 N 高地上到处打，对什么移动的目标都打，无论是四轮，二轮，或者两条腿的都一样。”路上列夫琴克向我解释说。

为了这个原因，我们只在黄昏时出发。

一上来我们三个人并排走，但是走近目的地时，列夫琴克非要我们单行走不可。

“而且无论怎样不要离开小路：这地方四周的田野里全布满了地雷。”他说。略过一会之后，他低声说：“弯下身去，尽力弯下去，跟着我向前跑。”

我们扑进一条窄狭的战壕向前跑，听到子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。

“他们对这地方开了不少火，”我们从战壕里爬出时，列夫琴克解释，“他们时时对我们开一阵机关枪，只是胡打一阵。前几天我们有一个中士在这里阵亡了，他是一个顶好的人，不过他是因为自己粗心才阵亡的。”

我们又扑进一个黑洞，这以后不久我们便到了地洞，一张铺着发香味的草的床，一张小桌和一个铜茶炊。

“可是西洛夫少校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他在作战，”列夫琴克回答，“前天我们得到命令，要把德国人从 N 高地驱赶出去。”他们打开一张地图，用未削的铅笔头指出那个地方，并开始解释“事件经过”：“N 高地在这里，现在被德国人占领了。你看到的，高地并不大，可是从军事的观点看来，却是非常重要的：德国人在这里掘壕固守，他们有个很好的鹰巢，不仅完全可以从那里观看我们军队的布置，使我们常受炮火

的轰击，我们得到的命令是要把他们从高地上驱逐走，我们昨天便开始打了。”

“什么？昨天便开始了？而且所打的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高地呀？”

“是呀。从昨天便打了。敌人是诡诈的。我们要斗智胜过他们。昨天一夜西洛夫都在引逗他们发疯，不断的小举进攻使他们精疲力竭。最后，他们以为我们差不多尽了全力的时候，便发动进攻起来了，这正是西洛夫少校所等待的事：他用迫击炮将德国人消灭了。今天呢？今天西洛夫少校有点特别的计策。……我们可以亲自去看看去。”

二

夜是漆黑的，天空布满了阴云，风像早晨一样冷。只是天空仿佛有了生命，像海一样起伏，被火箭、爆炸的弹丸和迫击炮的闪光照耀着。

“从这里走，从这里走。”列夫琴克说，一面领着我们顺着草堆后一条又暗又窄的交通壕向前走。

草味是多么香呵！

“这里除了干草的气味外，什么么改变了。”列夫琴克若有所思的说道。

正在这时，三道火箭的闪光照亮了战场。

N高地很近了，差不多只在一公里以外，上面似乎长满了矮小的灌木。一条小路从山旁蜿蜒上去，右手是一片番薯地，黑得像一片油池，左手的山谷在黑暗中看来像一个湖。

火箭闪光刚一消灭，德国人的大炮、迫击炮和机关枪便急剧的开了火。后来突然间停止了。一切被暗黑所笼罩，只有风还

继续狂号。旁边一个地方偶有一颗发光弹穿破天空。

隆隆的声音从N高地方面传来。又有三只火箭向天空放射，照亮了一切。我们看见一连德国兵迈着齐步向山谷走下去，来复枪紧压在肩上。

“心理的进攻。”列夫琴克低声说。

又有三只火箭上射的闪光。……那连德兵就要到山谷了。……其中一个不能自制，跳起来。德兵继续正步前进，他们就要到番薯地了。德军阵线里偶然还发出火箭的闪光，仿佛要表现德兵进攻时能够怎样镇静一样。

突然有两道探照灯光掠过番薯地，将光线投照到那连兵士身上。他们突然停住了，仿佛遇到了火山熔岩的川流。正在这时候，从右手某处灌木丛中，机关枪响起来了。在机关枪开始将他们扫射倒的时候，德兵显然还没有从探照灯的光照中醒悟过来。还活着的人向各方散去，探照灯光和如雹的子弹追随着他们。他们向前跑，失足，跌倒，像汽车前灯照到的野兔一样，打中的子弹就在俄国的土地上将他们的生命结束了。

这一切都是在电光一闪中发生的。

这种心理进攻只是疯狂，似乎在人人看来都是很了然的——就连德国司令官也了然。

但是无情的机器既已动作起来，于是从山上又有第二连人迈着正步，被火箭光所照耀着向下走。他们也被探照灯的光照到，而且也就在这时候，机关枪放射起来。……但是无情的机器依然滚动，于是第三连人离开山顶，像以前一样迈着正步前进。

探照灯先向上，于是又转向这方那方照耀，以后仿佛玩耍似的，突然熄灭了。

黑夜又将田野、树林和山都笼罩住。只有风还继续狂号。

“他们这些猪！”列夫琴克打破沉默，恶狠狠的说，“西洛夫少校是好样的，他想的太妙了……”于是又沉默了。

突然间深没在暗黑中的田野和山谷里传出一阵欢呼。

“这是我们的人进攻了。”列夫琴科声音里发着颤抖说。他说话声音很低，仿佛惟恐他的话会妨碍进攻似的。

正在这时，又发出了高起的欢呼声，于是在接近高地的某处，德国的迫击炮喷着火，发出可厌的响声，像是啐唾沫一样，可是已经太迟了；手榴弹已经向德国的战壕和地洞里扔掷，红军战士也随着冲进去了。从我们所站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听到德军绝望的喊声。

“哈——哈——哈！”列夫琴科得意的叫道。

三

在天亮，约在 N 高地被占领一点钟之后，政治指导员普山佐夫被抬进地洞。在作战时他都在灌木丛中和那些机关枪手在一处，从那里将三连德国兵扫射倒。他去向西洛夫少校报告，命令执行了，但是在途中跌在地雷上了。现在他躺在床上，死了似的苍白，脸上满是血，血同火药与土和成的饼贴在唇上。列夫琴科擦擦普山佐夫的脸，从他的齿间勉强灌半杯白兰地酒，但是受伤的人仿佛发疟疾似的继续颤抖。他不断的喃喃的说着什么话，老向同一的方向指着，但是没有人明白他。

“华西亚！你说什么？华西亚！”列夫琴科在对着他弯下身去，看着他的逐渐朦胧的眼，但是对他的谰语一字也不明白，他便取了一个笔记本，拿一枝铅笔放到普山佐夫的手里。

普山佐夫努力写了点什么，但是他所画出的东西完全认识不出。铅笔从他的手中落下去。他开始无力的撕他的上身衣

服，像一个昏迷不省人事的人。他已经陷入死前的最后挣扎中了。

不久以后就送他到带院里去。他在途中便死去了。

地洞中的人默默坐着，普山佐夫的死使他们忧伤。我们坐着等待西洛夫少校，希望着他会驱散我们的忧郁。但是西洛夫少校并没有来。列夫琴科到他的地洞里去看了好几回，但是每次回来他不是报告说少校在穿衣，便是在忙什么新计划，再不然便是在写家信。只在最后一次回来时，列夫琴科才告诉了我们实情：

“可怕！少校心里简直放不开：为政治指导员普山佐夫的死，他伤痛极了。”停了一会之后，他又接着说：“这也无足惊奇，普山佐夫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数学家。24岁他便在莫斯科大学作教授。”

西洛夫少校的副官走进地洞。

“西洛夫少校现在请你们进去。”他用清朗的声音大声说。

我们进了西洛夫的地洞。地洞收拾干净了，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，铜茶炊甚至也擦过了。从擦痕看来，擦时用的显然是砖或锉。桌上已经摆好了食物，甚至还有两瓶白兰地酒。跟前站着一个兵士，年约二十，既健壮，又活泼，腰间挂着刺刀。我们走进时，他挺身起来，向政治委员列夫琴科报告：

“西洛夫少校的命令是略等一会儿。他一两分钟后就到这里来。”

他说这些话所用的口气，仿佛他不是西洛夫少校的属员，而西洛夫少校却是他的属员似的。于是他又向列夫琴科唐突激昂的说道：

“列夫琴科同志，你那一天使我很难堪——你说铜茶炊好多

年没有擦过了。你看它现在有多么亮。简直像一面真的镜子！”

“哈，科里亚，”列夫琴科笑着说，“你真擦得好。再擦一两次，上面便要有洞了。”

“不用怕。它还可以用二年。我要一月擦它一次。”

我们全笑了。

西洛夫少校走进地洞的时候，我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粗大的人。他干干净净的穿了一件熨得很好的上衫。他的头发细心梳好了。他刚刮过脸。我们一上来以为他要用官腔和我们寒暄。可是他简单问候之后，便转向我说：

“我听说你们来了，同志，可是我不能立刻前来，我忙。”

他坐下了，我看他并不是怎样魁伟的人。他面貌坦白，眼睛碧明，像是小孩子的一样。他的脸上焕发着吸引人的微笑。

“你没有预备得太多吗，科里亚？”他指着白兰地的瓶子说，“一人一杯对我们便很好了。”

“酒窖里剩下的统统都在这里了，少校同志。我想我们约定过，在饮食时你得听从我。”

“可并不是在有客人的时候呀，科里亚。”

“因为，”科里亚对于少校所说的话一点也没有注意，继续说，“是我给你做饭吃，并不是你给我弄饭吃。就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打了胜仗，我提议我们要吃吃喝喝……”

“你真是的！”西洛夫微笑一下说，他同时眼里显出忧伤的样子。

“是普山佐夫的死使你这样不安吗？”

少校震惊了一下，转过头去。

“是啊，在战争中，子弹对最有才气的人也不饶过。有时我想，在五百年，或三百年，或更短的时间之中，一般人不仅对于杀

害人，就连对于打人，也要感觉到切身的憎恶。”

“我想，就到那时候，人们对我们的意见也不会不好的。”列夫琴科说。

西洛夫少校微笑了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！那无消说。人们会认为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是培养这种感情的先驱……”他站起来。显然他思想时有来回走动的习惯，但是这个地方是很挤促的。可是他也对付着走来走去，向一面走一步，再回来走一步。“是呀，就为这缘故，我们要把那些脏东西从地上除净！就为了普山佐夫一人的缘故，我也要把他们像虱子一样消灭。记住高尔基的嘉言：‘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！’我们要这样对待他们，科里亚。”他说着砰的一声将拳头打在桌上，看来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我们要使他们比下地狱还难受，少校同志。”科里亚似乎也变了样子了。他变得郑重，若有所思了；但他马上拉少校的袖子。“不过吃点东西吧，少校同志，你使我心里发疼。两天你没有好好吃饭了，你总在忙碌。你不能那样做事。你得维持你的力量，”他用少不更事的劝告人口气说，“你得积存力量应付敌人。”

“这是不错的，科里亚。坐下吧，同志们。我们可以郑重其事的。我们请萨沙·克拉伊诺夫为我们弹奏点什么。”

一个面颊红润的年青兵士走进地洞，后面另跟着一个胖壮的人。

“他是我们所喜欢的人，”少校介绍萨沙·克拉伊诺夫说，并一面亲热的拍着他的肩。“他是手风琴的好手。是你呀，乌拉兹？”他向那个胖肚的兵士转过身，兵士的眼睛是杏形的，略带一点金黄的颜色。“他是从阿拉木图大草原来的。乌拉兹唱歌和